

連江里志

仙游圖書館

連江里志序

知縣蕭系閔

余嘗博覽史策一國山川人物吏治民風
推之至於一邑一里莫不皆然則邑里之有志
猶國之有史也余承乏仙邦甫下車適水
旱頻仍賑飢日不暇給繼而山嵐嘯聚風鶴
傳聞百姓驚疑未定思欲考先賢之懿行
采名山之勝概而序耆耋掌願莫之遂仙
一十有四里連江人烟輻輳景物尤新于山

有赤嶺摘斗之奇。于水有赤湖蕉溪之勝。
于人有蔡君謨之名臣。林砥庵之忠烈。陳倦飛
之清操。余更愛而慕之。雖楓驛迎送。為
邑宰必至之區。而風塵仆仆。奔走不遑。又
未能訪其遺跡。溯其里居。私以為恨。去岁
解組。鄭生孝錫賦詩贈別。出書示余。乃其
先祖墨愚先生連江里志也。竊亦遺為三十
餘年。鄭生多方購獲。今已補訂成書。欲付

刻劇以垂不朽。噫予為序。余思邑之有志
是印一邑之史也。里之有志是印一里之史
也。不具宏才特識為之考。互考証。殆无闕
畧。因隨之記。墨愚先生宿學名儒。登步
荐都人士。欽為領袖。以中年艱視。遂志
仕。進著書自樂。家无擔石。晏如也。其所以
著。連江里志。分為四卷。或因地紀人。或因人
紀事。考核證據。別具一傳。讀之。考不必復

其地。况帆中之山川。奇胜。宛在目前。诵
君漢砥庵倦鼎三先生之仕宦奏疏序
記。清文。恍若神遊。其在視。見其人。快孰
甚焉。他如節義孝友。隱逸名流。以及草
木鳥蟲。悉登載。无遺。噫。墨愚先生之作
當代之史才。芳勛。概之。文献乎。余改喜。得讀
是書。以酬夙願。至嘉。鄧生之。能表揚。吾列
祇承先志也。乃不辭。而為之序。雍正六年
岁次戊申
李斯上院

連江里誌略

荔林鄭得來墨愚著

吳名耀岵瞻

同社邵彥俊一林校正

黃寅陞亮生

胞侄孫天章錫公補訂

仙邑管轄二十四里。連江一帶近海附山。先是仙人
結杙為亭。因名杙亭。烟火為家。荔蔭十里。上通

郡省下接泉州。魚鹽輻輳之區。上司過往之地。
設主枳亭驛。

唐為枳亭館。宋嘉祐間。增置厅事。名太平驛。

附學士蔡公襄

興化軍仙遊縣太平驛。在唐為枳亭館。今門有新
題。而鄉仍旧其名。蓋以由來久矣。嘉祐元年始
作厅事。六月。襄自泉移福。賂書多人。共完堂室。
二年。再臨泉州。時殿中丞知縣事。閻君仲甫來。况
行舍曰。此吾之所治也。於是上黃旁立不完。与正考。

易之闕虎墜狹掃衣朽缺去之治材於公民
不知勞旬月而大备使出行部主人乘传之南者
以舍息便安之差为言予嘉邑大夫能修其职适
事之宜又私自幸於东归也。与夫邻里有徘徊之
实被其利斯有志哉。因取贻乡人书兼载所造
列之屏著之侧。昔人卸亭不修见讥为史惟事
无小乃政之纪。

元至正二十六年重建仍唐旧名曰枫亭馆。

附郡國子司世吳公源記

楓亭驛在唐為楓亭館。宋為太平驛。今驛名
仍唐之旧。而堂室完美。殆過宋時。北至蒲城六十里。
南走漳泉。大輦道所經由。乘傳舍息。恒无虛
日。多事以來。使客百倍於昔。驛吏玉不能供。故
迭廉敏有才幹者以監注。而即緒之。至正二十有六
年夏。今年章政事陳公榮錄公以師南平興化。
漳泉表庸革污一新。庶務以福。州錄事劉公在

雄為賢且才俾綜帆亭驛政君先奔走閩師府
巡檄羅源之南灣福清之練門使興化稅課務錄
事司城移福州皆有善譽及至帆亭驛這
兵燹之後蕩然未完後驛吏奔散使令人皆逸
供給之物无存於其逃民未归驛乘饋食皆告不
足居多為之規措俾各以期至以力办劉正以折
其私通达以輸其情而明信以要其效不数月
而驛修整使客得安居丰食之樂往來之便

而無教有橫求而恣取者吏相與從事而民亦皆願以
惟正之供上下安然忘其昔日勞苦也余与君素不
相识而士民之蒙君惠者前后踵至求文与詩以著
君美予皆不欲拒来凡又有以君之事求为文將刻
之石以示来者予乃叹曰贤者处世犹雖处囊中非
特未見而已君踪斯殍於頽敗之餘而居者有飲食
行者有輿馬吏不辭難民不苦病而善談古道求士大
夫誦詠之不置可不谓贤矣乎其未已見其必脱穎

而出陳公方樹勲業居勉酬知己之過特修大書
特書屢書不一書也予既从士民之請為序次其語
而又系之以詩俾歌咏之蒙君之惠而永其思

居姓劉氏名士字世雄河南人詩曰楓亭之驛唐
館宗庠居有飲食行有馬輿使客日來百倍于
初吏散民保不得所與相曰嗚呼兵燹之餘為造劉
君往其誰訖劉君始出眈眈以虐我措我規既乃有
休昔陋今草芥之今舒居美食中有乘有車

吏集厥事民樂煦曜咸求詩文鐫石以書大凡
為政易取怨无而况彈傳尤難以周以俸之奉
恒有过求苟務順适民愈可憂劉君剛正洞然
隱幽裁抑其私多則哀之劉君勸民民其少休
劉君恤民民其少瘡刻石勒文惟民之謀有
功有戒亦古之猷

正統間知縣楊公胜重建皇華堂并驛丞解
舍嘉靖元年知縣肖公弘魯增建楓溪公館

三十六年毀四十五年太守易公通談重建萬
曆四十二年知縣徐觀復重修時有公事到楓心
延築賢士細詢民間利病凡楓民之訴告訴悉
所斷之免其入邑所候有崇之愛至今頌之康
熙元年筑堡內公館有帥府邑館丞衙兵舍將
旧驛在堡外者夷為路旁草店而古迹湮矣
驛之石有

醒心亭

甃石作小方塘、旁隙地樹檉、柏、沙木、不知歷几許
星霜、明崇禎間、采司李區公夜宿驛亭、見二人巷
髮、修髯、再向求救、告以傷足、驚寤、偏覓見二柏根
土、幾什加土而培之、按余幼時、只見其地一塊荒墟、古
檉猶在、今被民間斫園、蓋房、連其樹亦无矣、噫、

亭後數武有潭、曰

龍船潭

潭通大溪、元末錦嶺人新造龍舟、迺驛鋤園拾柴

錢十餘貫以作龍鱗舟成有少妇見之恍惚不牙欲動
至期下水舟忽湍逝而去每遇端午水中隱隱聞鼙
渡聲今雖變為桑田而楓之父老猶能言其事云數
武有園曰李子園

附鄭得來先生李子園記

楓北出百餘步改行而西沿水之湄有李子園我鼎
觀二公遊阮南桑處也樊垣結苑臨渠引流環植以
李而治茹其中垂賞其華夏商其實淹以為藟

佐園茲之不足蓋自指荔垂訓百餘年常葉
不改園孝之力居多今決為溪七十餘年矣
里之人雖能言其名而知其處者蓋少余少時從
先君游指而示之穰華掩映既已化為湯之鏈湯
因歎二公孝友之風不与高山共仰即与溪水同清
計其一時主伯並旅出入作息刻以耕秀則以
讀和樂友恭累百口房四壁而无數此易得也
哉堂假一父之子援鋤生色真希辭語忘之中